



出青入川，跨甘越宁，黄河一路呼啸，由东流改北流。行至内蒙古，又突然折身向东，再向南，于匍匐中奔腾，于跳跃中冲刺，一边急转弯一边写下一个荡气回肠的“几”字，圈出一个偌大的河套平原。

这个8月，我从黄河下游出发，长途跋涉，溯流而上至黄河几字弯的顶端，参加由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相约黄河至北 讲好黄河故事”采风活动。

巴彦淖尔在蒙古语里意思是富饶的湖泊。巴彦淖尔名副其实，境内河汉纵横、沟渠相连不说，还镶嵌着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放眼望去，天空与湖水相互映照，白云与碧波遥相致意，真是遍地翡翠、满目玛瑙，明晃晃、亮晶晶、蓝莹莹一片。其中最大最出名的是乌梁素海。

乌梁素海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蒙古语意为红柳湖。湖面波光潋滟，横无际涯。水天一色间，云朵舒卷自如，鸟群翩翩起舞。同行的报社记者石宇说，乌梁素海前身是草原，因黄河改道而形成河迹湖。湖区呈半月形，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也是地球上同一纬度最大的淡水湖。“这么说吧，乌梁素海的面积相当于50个杭州西湖。”为了让我对这“最大”有一个直观的认识，石宇进一步解释。

大而婉约，阔而清秀，是乌梁素海留给我的初步印象。

作为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区罕见的大型草原湖泊，乌梁素海仿佛黄河的一颗自然之肾，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凌防汛等重大使命，是我国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汇区，也是控制京津冀风沙源的天然生态屏障，素有“塞外明珠”美誉。说着话登上一游船，舱室里已坐满了人。尽管阳光明媚，湖水明净，凭窗远眺，视野足够亮堂，可多数游客还是忍不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踏着阶梯登到二楼平台上。平台上湖风拂面，鸟鸣盈耳，四野一览无余，登高果然望远。

远处芦苇摇曳，蒲草葳蕤，汽艇犁开的浪花和空中的滑翔伞奔来眼底，让人嘘声一片。同行者多为沿黄九省区的媒体人，一个个端着“长枪短炮”录像摄影，放飞无人机航拍，恨不得把湖上美景“一网打尽”。还有女士斜倚栏杆，伸长手臂，举着

黄河至北有片海

◎ 刘文华

手机对准自己，只等鱼儿跃出水面，或静候鸟儿飞到身边，随时捕捉人与鸟、人与鱼同框的画面。

今年6月5日，第50个世界环境日当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乌梁素海考察，嘱托当地干部群众守护好这颗“塞外明珠”，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青、水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我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足迹开展采访，幸遇当初为习近平总书记驾船的乌梁素海实业公司海区管理大队队长刘文斌。

刘文斌是个“渔二代”，今年51岁，祖籍河北白洋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父母辗转来到乌梁素海，靠打鱼、种地为生。

“临下船时，”他说，“总书记亲切地询问了解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还问我老一辈为什么从那么远的地方赶到这儿来，怎么知道乌梁素海的？我回答说，这儿是出名的鱼米之乡，人们口口相传，我们渔民都有打鱼的手艺，到这儿能过好日子。如今为了保护环境，我们积极响应政府推行的渔民上岸工程，退渔还湖，转行搞起旅游、餐饮、特色种植等。总书记得知渔民有了新的岗位，生活越来越好，他欣慰地说，很好！”

除了开船、护鱼、护鸟、护林也是刘文斌的日常工作。他说，乌梁素海是欧亚大陆候鸟向东亚大陆迁徙的主要通道和驿站，每年都有千千万万的候鸟来此落脚、歇息、补充能量。更喜人的是，随着乌梁素海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一些候鸟成了留鸟，在此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一些被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候鸟，在此繁衍生息，壮大族群，有望改写濒危的命运。鸿雁、赤麻鸭、疣鼻天鹅等都成了这里的常客或居民。

“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因为鸟儿是不会说谎的。”刘文斌又说。

何爱英也是个“渔二代”，自小在乌梁素海长大。在她儿时的记忆里，湖里鱼虾成群，水质纯净，可以直接从湖里舀水炖鱼。“到了冬天，”她说，“湖面结再厚的冰也不怕，随便凿开一个窟窿，就能提溜上来几十上百条鱼。那时家里来了亲戚，全鱼宴必不可少。那个肉鲜味美，谁吃了谁都赞不绝口。可是，可是……”

何爱英一连说了两个“可是”，终于无语凝噎，没“可是”出个所以然来。到临了，还是巴彦淖尔日报社采策中心主任鲍艳娟接过话茬——

鲍艳娟曾和同事一起徒步百里，沿岸走访乌梁素海。她说，上世纪90年代，乌梁素海自然补水量减少，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污染加剧，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乌梁素海与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毗邻，既要阻挡虎视眈眈的沙漠入侵，又要承担源源不断的污染之痛，终于不堪重负，富营养化的黄藻布满湖面，湖水发黑变臭，禽鸟远走高飞，鱼跃蛙鸣的盛景不再。澄清乌梁素海是一项艰难曲折、浩繁巨大的工程，从紧盯湖内问题到在湖外下功夫，从单纯治湖泊到系统治流域，巴彦淖尔人开始统筹推进乌梁素海全流域生态修复和保护开发，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如今，流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湖区水质由劣Ⅴ类提高到整体Ⅴ类、局部Ⅳ类，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乌梁素海再现盎然生机。

“好在鸟儿认识回家的路，”鲍艳娟说，“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飞回来了。”

“我也认识回家的路，跟着鸟儿一起回来了。”何爱英笑着说。

刘文斌、何爱英都是渔民上岸工程的受益者。三年前，外出务工的何爱英返乡创业，投建了4个木耳大棚。她说，乌梁素海水草丰沛，芦苇丛生。芦花、芦秆、芦叶是制作菌棒的天然材料，培育出来的木耳清香、筋道、口感好、营养丰富，根本不用愁销路。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足迹前行，我们继续赴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等地走访。越走越觉得“天赋河套”端的不是一句妄语。

在高度智能的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我们又一次邂逅乌梁素海。这一次，它在智慧屏上，在效果图上。只见黄河水经过总干渠、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七级灌水渠道，血管一样密布巴彦淖尔的田畴阡陌，又历经总排干沟、排干沟、分排干沟等七级排水沟澄沙汰砾，送达乌梁素海。水在乌梁素海沉淀、缓冲、迂回，又经芦苇、蒲草以及其它水生植物和浮游生物的降解、吸收和净化，纵身一跃，清清爽亮地投入母亲河的怀抱……

静水流深，美哉乌梁素海；风生水起，壮哉乌梁素海！

再见了，老车站

◎ 刘玉新

政府公告说，老车站要搬迁。

老车站背靠青山，脚踏江水，从街口进站，再从江边出站。老车站从建起到现在一晃有四十多年了吧，在周围的高楼对比下显得墙壁斑驳，门庭陈旧，加之容量有限，这么大一个县城，是该有个新的长途客运站站了。

破旧立新，自然是件好事。但不知怎么的，一听说要拆迁，心中竟隐隐有些不舍，平白多了份牵挂。于是，很想找个时间再去看看，看看熟悉的进站口和出站口，看看熟悉的售票厅和候客厅，还有那些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

几十年里，老车站陪伴着我们南下北上，它就像故乡的那栋老屋，隔段日子不去，就会让人想着念着，总想去看看，因为，走进车站，就意味着又一段新的行程开启。

行前，孕育着期待，归来，贮藏着温暖。

老车站就像是一起住了几十年的好朋友，彼此亲近着，也互相帮衬着。高兴了，沮丧了，发达了，寂寞了……一个一个的故事从这里发生，一个一个的故事也在这里结束。从车站出发，从远方归来，时间宽松的话，也会在车站旁边找个小店，炒一盘菜，沽两小酒。

这时候，老车站总是不动声色，照样发车收车，一如既往，任凭对面的青山，脚下的流水，在晨曦或是晚霞中迎来送往，一年四季依旧络绎不绝，激荡起滚滚红尘。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实习生从上海回家过年，碰上罕见的南方冰雪天气，本来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硬是走了五天四夜，车每到一

处，我们的电话就跟踪到一处。一百多个孩子的安危牵动着学校每一位老师的心，也牵动着车站每一位员工的心。

那一次，我在车站整整待了24个小时，作为一名教导主任，我的心揪得紧紧的，生怕出现意外。

沿途不断有车辆出现故障，冰冻路滑，一不小心就会侧翻。孩子们的饮水和吃饭，也让我们不断担忧，好在终于熬过去了。

没有谁发号施令，站长和车站员工早就静静地候在停车场，等待着这一拨长途归来的特殊旅客。当两辆大巴车稳稳地停在车站广场上时，师生满含着热泪拥抱在一起。生命的考验，让孩子们一下子成长成熟了，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我们知道，很多学生的家里早已备好了热气腾腾的团年饭，只等自己的儿女平安归来。当我们把学生分别送上乡镇的班车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打那以后，每次路过车站，我都要多看一眼，那里，曾有我美好的回忆，有孩子们青春的足迹。每次出差，踏上班车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那个团聚的场景。

现在，我有了私家车，但偶尔也坐坐城际班车，舒适的环境今非昔比，红红蓝蓝的老式班车时代已一去不返，走进了记忆深处。

车站确实应该更新换代了。听说新建的客运站不仅选址讲究，而且设计美观，既体现现代意识又展现了我们当地的土家传统文化。

也许有一天，当我们走进新客运站，回想过去驰骋的时光，只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

风烟吹出秋模样

◎ 刘佳琳

喜欢秋的人，大概都是性情中人。诗人李商隐在诗句中写道：“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一到秋天，阴云密布成了气候，飞霜的美，枯荷的寂静，都要等来一场场雨。这雨是忧愁的雨，也是时光的雨。

我能想起人生中第一个惊喜，是秋天的枣树成熟了，圆滚滚的大枣被太阳照得发亮，院子里的大人们开始打枣了。据妈妈回忆，说我当时站在院子的大门旁，小手紧紧地攥着门，大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打枣的场景。当大人们拿着长长的竹竿连续击打树枝，“啪啪啪啪……”一阵乱响，大枣就像流星雨般落满了地。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准确地躲过散落在地上的小枣，用小胖手抓起了最大的那个枣就往嘴里送。母亲见状大乐。母亲的喜悦感染了我，在我小小的心里，秋天代表了收获和甜蜜。

我第一次上学是秋风飒飒的早上，那天是母亲送我上学。我坐在教室里，不敢说一句话，直到一名淘气的男生不停地揪

我的辫子，我才勇敢地开口制止了他。这件事锻炼了我的胆子，让我觉得上学是值得期待的事情，我不必害怕。

北方的秋是特别好看，特别是登山时，路过高大笔直的白杨树，我总要站在树下站好久。望着空阔高远的蓝天，用手触摸着树干纹理，心里便有莫名的感动。树叶被风吹成了斑斓的黄色，这渐变的美，写实也写意。风从四面吹过来，像一个乐团，吹得整个山谷都在响，这大自然的旋律，时而舒缓，时而激昂。

秋夜高远深邃，似藏有巨型宝石般璀璨。奥地利作家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秋日》中写道：“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孤独也许属于秋天，但孤独也是一生都要修好的功课。

风烟吹出秋模样，秋是盛夏繁华的终结，也是一些事物衰败的开端，但我更相信，秋是世界的新生，是光阴之水不停奔涌的证明。

卖谷

◎ 谢友建

很多年前，那时父亲才四十来岁，正当壮年。

每年到8月夏粮或11月秋粮收割完，农户会把稻谷晒干，卖给粮站。

我们把田里金灿灿的谷子收了。看着天气晴朗，背着几筒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竹篾编的簰子到干燥的稻田里，解开捆绳，把簰子摊开，然后把一箩箩稻谷倒在上面，用木锨的宽头均匀地推薄，稻谷形成一道道美丽的弧形。晒个把小时后，人从簰的另一边开始，重新划弧把稻谷翻一遍，让下面的谷子翻到上面。

夕阳西下，凉风习习，我们用水制风箱把秕谷吹出来，吹到另一边堆成堆。

晒三四天后，稻谷就晒好了。用麻袋装起来，扎好口子，装到手拉车上，拉去粮站。

从村里到乡粮站有十里路。当时的路，是上面铺了些小碎石的泥路，晴天一辆拖拉机开过，灰尘就让人看不清了；雨后车轮陷下去，留下一路很深的车辙。好在去的途中大多数地方是下坡路，少许地方有坡也不陡。只有快到粮站的二百米来上坡路很陡，一个人拉着一车稻谷很吃力。父亲有时候会叫上我或者哥哥帮忙。若是哥哥去，拉车的活可能是哥哥干了，父亲在后面推；我去的话，则是在平路或上坡的路段在后面帮忙推一下。

到了粮站，先把谷子过秤。看着游砣在有刻度的横梁上左右移动，承重钩上大小不一的砝码放上放下，父亲会十分紧

张。他眼睛一动不动一直盯着横梁是往上翘还是平的。父亲不认识几个字，但知道砝码越大越多，秤越往上翘就表示谷越重，换回的钱也越多。这期间，粮站的工作人员会用一个带木柄的长锥子往麻袋中间一刺，往回带的时候，锥子中间的圆形槽里会有二十粒左右的稻谷。工作人员拿出一粒咬一下，如果是脆的，说明谷晒干了；有时也会在一个上下像木磨一样的东西里放上几粒谷子，两只手反向转一下，打开看一下是否碾碎，如果没碎或碎成干粉状，说明够干了，合格。

对合格的稻谷，工作人员开好发票，标好价格和重量，要卖粮的人背到仓库里。在仓库如山的谷堆上靠着个木梯，木梯的一面钉有木板。父亲爬到梯子顶端松开袋口把谷子倒出来。

父亲把空麻袋收起来，放回手拉车上，然后去窗口交发票。把发票递进去，里面的人不一会儿就把钱递了出来。父亲会在粮站买上几壶菜油带回家。

轻车回家是件十分高兴的事。我们有时还拐到路边的乡供销社去一下买一点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或去市场买几条不太新鲜的带鱼，晚上可以打打牙祭。

后来，有亲戚买了辆拖拉机，父亲卖粮时会叫亲戚帮忙，省了很多力气。再后来，父亲靠厨师手艺在外打工，家里也靠做点手工工业赚家用。稻田大部分给大户承包去种了，留下的几块农田种的粮食，不用再去卖谷了。



豇豆

◎ 李柏林

虽说入了秋，温度却没有立刻降下来，反倒是那些瓜果蔬菜越发精神了。

今早母亲去菜市场买了一小把豇豆，说是好久没有吃豇豆炒肉了。我想起，我可是曾经拥有一块豇豆地人啊。

小时候，我们附近家家都有菜园，人们会种下常吃的应季蔬菜，自给自足。豇豆好存活，还耐长，我家就有一块豇豆地，母亲早在初夏就架好了豇豆架，只等着它们随着时光的脚步接踵而至。

早晨，母亲便让我去菜地摘豇豆。那些豇豆，一根根垂下来任我挑选。

豇豆长得快，只需一夜，头一天看起来还不太长的豇豆便可以采摘了。母亲总会让我把吃不完的豇豆给邻居的姑姑娘们送上一一些。通常她们

也会摘些别的蔬菜送给我们家，一来二去，不仅邻里关系好了，每家的餐桌上也不至于太单调。

才开始的时候，豇豆总是百吃不厌，每天中午都要来上一盘。豇豆清炒好吃，加上五花肉炒起来也好吃，尤其是酱炒豇豆，更得人心。有时候到了饭点，几位婶婶还要聚在门口，互相交流着做酱的心得，谁家的酱若是晒得好，必定会得到街坊邻居的羡慕。

可是到了夏末，人也吃得厌烦了，于是大家又研究新的吃法，母亲决定做酸豇豆。把嫩豇豆放在大一点的坛子里，用盐水泡着，压上石头，几日后，酸豇豆便泡好了。坛子里不见日月，豇豆好像也在坛子里遗忘了时光，拿出来时候，依旧青翠欲滴。想吃的时候切上一点，用油炒一炒，便成了一

道开胃小菜。

还有一种保存方法，那就是晒干。把多余的豇豆放在太阳底下晒，不消几日，豇豆就开始变色，变得干瘪，母亲便会把干豇豆挂在墙上。

可是酸豆角并不能放太久，真正能久放的还是干豇豆。尤其是冬天，大地一片荒凉，人们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便又想到了墙上的干豇豆。拿水泡一泡，然后加上干辣椒爆炒，有时候还会加上一些肉丝，热辣辣的，便让人忘记了寒冷。

如今，人们都搬到了小区里，而后院的菜地早已不在。

如今的清晨，我再也不用挎着小篮，踩着露水去摘豇豆了，而我的记忆，却像那干豇豆一样，久久不散。